



一生不能死两次

(苏)科茹霍娃著 武文译 泽生校

一生不能死两次

(苏) 科茹霍娃著 武文译 泽生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Двум смертям не бывать

Кожухова О.К

Воениздат СССР, 1974

一生不能死两次

[苏]科茹霍娃 著

武 文 译

泽 生 校

责任编辑：郭锬权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94,000 印张, 9.125 印数, 1 — 73,000

统一书号, 10109·1576 定价, 0.73 元

作者简介

苏联女作家奥利加·科茹霍娃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她最初当护士，后来担任过政治工作和军报文艺工作，在战争中曾屡建功勋，荣获过战斗奖章和勋章。

战后，她进入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先后在《年青一代》和《旗》杂志社工作过，她的作品经常在《星火》、《小说月报》和其他杂志上发表。

奥利加·科茹霍娃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共享面包》于一九五九年问世，她追述了在战争时期的行军途中和战友们共享黑面包的感人故事。一九六三年她发表了以大学生为主题的第二部小说，用一句讽刺语《不要信口开河》命名了这部书名。两年后，她又写了《早雪》。这部描写战争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曾先后再版十二次，使这位女作家声誉鹊噪。五年后，她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沿河流动的小明灯》，记述为和平而奋斗终生的老兵。此后，陆续写了《河底的水层》、《夜鸟》、《清早——夜晚》等著作，它们讴歌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

奥利加·科茹霍娃是在战争中成长的，而战争更促进了她的成熟。现在向读者介绍的这篇小说《一生不能死两次》是她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这位天才女作家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

奥利加·科茹霍娃刚走出学校门，还没有来得及环顾一下周围的世界，憧憬一下未来的幸福和希望，就一下子卷进了战争的洪流，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从没离开过战争。《一生不能死两次》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回忆录，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

作者本人说：“回忆这上百天的沉痛的细节，连续不断发生的事件和遭遇，真是罄竹难书……这次的选材是一次实力悬殊的战斗，在战斗中，战士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生路断绝了，希望破灭了，但仍然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为祖国坚贞不二，直到弹尽粮绝，以身殉国……就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他们这种伟大情操和丰功伟绩仍传颂不已，尽管他们没有留下名字，也无从查出他们的名字。”

《一生不能死两次》于一九七四年由苏联军事出版社发行单行本，并荣获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奖金。

译 者

第 一 章

1

谢尔盖·波里沙可夫躺在门口铺着干草的地板上。房门因受潮膨胀，又结了一层薄冰，以致无法关拢。门槛附近积了一层银灰色的霜。谢尔盖简直冻僵了，可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冷。而特别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弄清自己出了什么事，现在在什么地方。

如果这是在自己的指挥所里，那就不会躺在地板上，应该是在炉子旁的木床上；如果是在连队，在进攻时刻，在散兵壕里，那儿除了土壁和上面掩盖着的树枝之外，不会有其他东西，而且透过树枝还可以望见一月的寒冷晴空。可是，这里却又冷又黑。在这黑暗中，谢尔盖已觉察到有许多人发出熟睡的鼾声，或者，也许是病痛的呻吟。时而有人在摸索着走动，时而有人在轻轻地哼哼。有时，黑暗暂时散开，

在亮得刺眼的门洞里，出现几个人影。他们两人一组，抬着一个沉甸甸直往下坠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随后顺手铺了铺干草。他们每次出去时，总要绊在谢尔盖的脚上。其中有个身强力壮、宽肩膀的人，忧郁地说：“这个人放到哪儿好呢？如果还没死，应该把他从过道上抬走。”可是谁也没有来抬谢尔盖。门“砰砰”几声又关上了。于是，沉闷窒息的黑暗又降临了。一阵耀眼光亮过后，室内显得更黑。谢尔盖昏睡了一会儿，又醒转来，胸部感到剧烈的刺痛，好象有个小小的钻头，扎进了他那温暖的、活生生的、热血沸腾的躯体里，并且还在悄悄地转动着，使谢尔盖既感到呼吸困难，可又无力扒点散发着消毒药水气味的乱干草垫在头下，让身体躺得舒服些。

谢尔盖有时觉得自己好象正在从这栋房子里顺着一条发黑的小河往外漂，他开始感到恶心，但是房间里各种各样的气味——汗酸气，血腥气，包脚布的臭气——暂时都被那甜滋滋令人窒息的乙醚^①味给压下去了，于是他也安静下来：“啊！原来我负伤了……一点不错，我是由于麻醉剂才感到恶心的。”接着，谢尔盖又昏睡过去，不过现在已经轻松些了，因为他明白自己的体力一定会恢复起来的。

有一次，他在半夜里醒来——只有在半夜里，万籁俱寂，人们才睡得这么沉啊——他看见柴堆旁的箱子上，有一盏燃着的油灯的亮光。那小小的、淡黄色的火苗，象干枯了的小花瓣一样，在矮脚灯架上摇晃着，忽然，它“突突”地跳动起来，左右摇摆……。这时，谢尔盖清楚地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炮声，这栋大房子也随之颤动起来。

①二乙醚的简称，经过精制后，可作全身麻醉药。——编者注。

谢尔盖借着灯光，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不，这不是住人的房子，倒象是农村学校的教室。墙上还留着不久前挂过画像的痕迹。房子中央有一个铁炉子，里面燃烧着的劈柴，在哔剥作响。炉子周围，铺在地上的干草上，躺着许多正在睡觉的人，有的地方，人很挤，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地方，松一些，稀稀拉拉。所有的人都是胡子拉碴、尘垢满面，缠着血迹斑斑、已变成了灰色的绷带。有的人一只胳膊绑着金属夹板，活象只畸形的单翅蜻蜓；有的人腰部上了石膏。在靠墙的地方，还有个人没有躺下，而是坐在那里，象个钟摆似的，摇来摆去。显然，他是头部受了伤，头上缠着纱布，象戴了顶白帽子似的，他既不能靠着，也不能躺下来。

谢尔盖也想打量一下自己，他刚刚欠起身子，可是一阵钻心地剧痛，使他又立刻倒在干草上。是啊……还不能动弹呢，无法好好地看上自己一眼！大概，他也象所有这些躺在自己身边的人一样：面孔灰里泛青，疲惫不堪，满脸胡须，穿着一件沾满尘土，烧焦了的军大衣，胸前五花大绑似地扎着绷带，仿佛一个马上要被处决的罪犯。

谢尔盖望着那黑糊糊、裂了缝的天花板，使劲回想自己怎么会到这儿来的，身上怎么会这么疼痛，可就硬是想不起来。在他那受不了黑暗和强光刺激的瞳孔里，隐约露出怨恨自己健忘的神态。自从那个和他一起冲锋的士兵喊出：“卧倒！”之后他就丧失了记忆力。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记不得了，脑子里只留下互不相联的模糊印象。他最后看到和听到的是炮弹爆炸掀起的尘烟，坦克履带的隆隆声和穿甲炮弹的啸叫声。接着就是枞树枝掩盖着的狭窄坑道和一个俯着身，罩衫上溅满鲜血的军医。后来，就是处于虚幻的梦

境，或是类似梦境的昏迷状态。过了一会儿，响起了雪橇滑板的吱吱声，不知是谁在简短地、亲切地唠叨：“驾！你快跑啊……驾，你倒加点油！”突然，路边有个什么东西竖立起来：是人的白色脊背？还是雪堆？为什么他又躺在雪地里，甚至还在爬动？可是爬到哪儿去呢？在寒冷的早晨攻下的那个村子，现在怎么样了？他那一营的战士又怎么样了？

他想起了那被白雪覆盖着的战壕，那胸墙上和交通沟里的雪堆，还有那连接不断的小土岗。各连队的战士就是从那里挺起胸膛，顺着斜坡冲下去的。他们都是他的战士。那天，他们拼了一场白刃战。后来，他们都长眠在雪地上了。夜间，这些尸体在严寒下冻成了冰块。而在发起新的攻击时，子弹打在冻僵了的尸体上，“梆梆”直响，这是一种干巴巴的、单调的、极其令人不快的响声。谢尔盖想忘记它，但却忘不了。

他又入睡了，在虚无缥缈的昏暗中，他觉得自己好象不在这个地方——不是躺在干草上，而是躺在被炮弹掀开的灰蒙蒙的雪地里。所以他没有马上听出头顶上突然响起的一阵阵拖得很长的声音。仿佛高空的什么地方，有个人带着笨重的可以使人致命的铁家伙，正在慢慢溜近，悄悄地爬行，发着一种嘶哑的不祥哀号。这声音预示着今天可能要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啊，这已不是什么预兆，简直是大祸临头了！

高射炮迅速而猛烈地敲打起来。

所有的人都醒了，都在静静地谛听着高射炮的隆隆声和高空里越来越响的沉重的嗡嗡声。大家都在等待：这声音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变得更响，变成清晰的马达隆隆声，接着从中又出现另一种声音，开始是细微的，几乎听

不见，但随即在空中转为尖锐刺耳的呼啸，紧接着就是爆炸的轰隆声。

谢尔盖全身紧贴在坚硬的地板上，屏住呼吸，仿佛这样就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似的。但他又立刻为自己这种愚蠢的、非男子汉气魄的行动而深感羞愧。可是，他无法让自己因长时间过分紧张而抽搐的肌肉松弛下来。看来，肉体有它自己不可思议的规律，不受理智的支配。也许是由于肉体在战争中已经受到过锻炼，明白了粗心大意往往要付出什么代价吧；也许是肉体本身无需借助钟表，就能估算出一切都来不及了：飞机已经冲到头顶了。

啸叫声已经迫近，且在增强，接着就与地面上的一声轰隆巨响，融合在一起了。什么东西，“嘭”地裂开了，铁炉里立即喷出一股浓烟和灰烬，被踩成碎末的干草也腾空飞扬，从地板直到天花板，烟雾弥漫，令人窒息。爆炸冲开的窗洞，露出一片蓝天，但立刻又被机翼的阴影遮断。那边，在临街的窗户下面，有人失魂落魄地惊叫了一声：“哎哟！我的妈呀！”接着“扑通”一声，栽倒在冻结的地上。

吼叫声和轰隆声渐渐远去。连锁反应的——两声相连的——爆炸声，由近而远，渐渐减弱，好象远处落下来的炸弹，要小得多似的。只有大地仍在愤怒地、毫不减弱地颤动着。炉子后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哭喊声：“护士！喂，护士！呵，快点，我要死啦……”

然而没有人回答他，护士不在房里。

2

一个白皙面皮，灰色大眼睛的女护士，仿佛听见了呼喊声，走进屋来。可是，她进来的姿势有点不寻常：先是侧着身子，用胳膊肘触着墙壁，后来，背转身子。她肩上背着一个没穿军大衣、没戴帽子的人。血，从那个人的鬓角直往外流，他不住地摇晃着头，护士则用浆过了的白色三角头巾尽力捂住他的伤口。

“哎哟，护士，我要死啦！”炉子后面又传来了那个人的微弱的哭喊声。

“马上来啦……”护士在急忙中，一边说，一边用眼睛寻找，想找个地方，把快要从手上滑下去的虚弱无力的伤员妥为安放。那个战士流出的又浓又黏的殷红鲜血，沾在她的身上和战士自己的身上。护士没有找到空地方，她吃力地弯下身，把战士放到离门口最近角落的一堆劈柴上，那里有几个箱子和一个装满水的小桶。“我马上来，”她又重说了一遍。

“啊，快点吧，快点吧！”这是那个从烟雾中，从掀倒的炉子后面发出的渐渐微弱的声音。有两个轻伤员正把炉子抬起重新放好，一面扑打着自己身上正在冒烟的军大衣。

“忍耐一下，稍等一会儿。”护士虽然这样答复，可是她连一步也没有朝语声低微的病人那里走去。她打开装着小

棉垫子和绷带的消毒包，开始给伤员缠头，一面用腿轻轻支撑着他那虚弱无力的身子，不让他从劈柴堆上滑到地板上去。

她用别针别住绷带，仔细看了看，检查一下血是否浸了出来。她又发现了新的血迹——绷带很快被殷红的鲜血浸透——她又熟练地打开消毒包，取出另一条不带垫子、比较宽些的绷带，使劲缠在第一条绷带上面，转弯的褶子打得平实有力。然后，拿了一安瓿药水、注射器，就往炉子那边走去。可是，那边显然无事可做了。不久前曾经呼唤她的那个人，已经伸直四肢，默默地躺着，只在灰白的脸上，还撅着一个尖削、僵硬的鼻子。

护士机械地弯下身子，用一团酒精药棉擦去死者临终前额上沁出的粘糊糊的汗液。然后，吃力地挺直身子，呆呆地站了很久，痴痴地望着窗子。在她的表情中，在她的两眼里，既无悲伤，也无痛苦，倒象是神智不清和极度疲劳。那样的表情——谢尔盖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暗示她对一切开始麻木不仁，甚至对自己的死亡。

谢尔盖一见女护士想得出神，不禁回忆起一桩往事：那是一九四一年的夏天，从乌克兰退却的时候，在他们司令部里也有过这样一个姑娘，一位随军医士，只不过那姑娘长得胖乎乎的，黑黑的，眉毛又弯又细，鼻子象钮扣一样又小又圆，她一面痛哭流涕，——悲伤万分，劝也劝不好，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面向大家诉说，她怎样从弗拉吉米尔—沃伦斯基附近，用吨半卡车，冒着密集炮火和狂轰滥炸抢运伤员，又如何发现大道旁还有二十五、六个俄国战士：有的伤在头部，有的伤在肚子，也有的手脚受了伤，她非常可怜这些被人丢弃在村道上的伤员，因而她对由自己负责的、也

是躺着不能动弹的伤员说：“你们在这棵树下等我一会儿，我尽快把他们运走，马上就回来接你们！”她把那些人倒是运走了，可是她自己却回不来了。一小时后，在这棵树下，出现了德国人的坦克。

“是呵，谁能知道，”炮兵连中尉连长特鲁布恰尼诺夫安慰她说，“怎么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呢？这里，是生命，那里，也是生命，到处都是生命啊。你怎么弄得清谁的生命更重要，更珍贵呢？……”

“莉达，莉达！”一个满脸雀斑、火红头发、从颈部至大腿全上了石膏的战士，高声对站着发怔的女护士说：“你怎么啦？”他以一个阅历丰富、深思熟虑的人所具有的善意望着她说。“你没有分身法，一个人不能分成两半嘛！你就到了他那里，也救不了他的命，而这个头部受了重伤的人也同样是气息奄奄。这难道是你的罪过吗？战争就是这样嘛！”

3

战争依旧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和不可思议的残酷出现在眼前。它一直在隆隆声中，在四周进行，弹药不断消耗，马达轰鸣不已。可是，流血伤残、奄奄一息的人们，仍要活下去。因而女护士重又抖擞精神，沉着工作。她看到伤员们面色惨白，都很疲倦，便走了出去，连忙上后勤排要来两个战

士，让他们把两个尸体拖走了；一个是从炉子后面拖走的，另一个是从劈柴堆上拖走的——头部受伤的战士也死了，静悄悄的，一声也没叫喊就咽气了。然后，他又让两个战士修补起窗子：有的地方钉上胶合板，有的地方钉木板，有的地方就用草包堵上。

屋子里马上暗了下来。又不得不点上那盏冒烟的、在爆炸时摇摇晃晃的煤油灯。

一个又高又胖的大鼻子卫生员，黝黑的脸上满布皱纹，戴一顶有护耳的破皮帽子，穿一件溅满碘酒的白罩衫，提着一个盛着豌豆汁的保温器走了进来。他从伤员们那里收来饭碗、杯子和饭盒，倒满豌豆汁，分给那些能欠起身子的伤员喝。他给波里沙可夫倒在一只只有裂纹的彩花碟子里，一只手利索地扶着他的头，另一只手稍稍倾斜地端着碟子，双膝着地，一直待到他小心地、小口小口地喝完这碟非同寻常的、略带咸味的豌豆汁。

他喝完，卫生员又给他倒上一碟。

“喏，再喝一点，喝吧，喝吧……”卫生员鼓励他说。

“也许，够了吧？”谢尔盖微带歉意地笑了一下。他瘫软无力地躺着，汗水湿透了全身。“累了……”

“不啊，不要紧，”卫生员象唱歌似地说，“这是暂时现象，痛几天——就不痛了。……你只管吃，多吃点，能多吃些东西，人才会好得快……”他那黑黝黝、皱巴巴、并不漂亮的大脸上，洋溢着粗犷、善良、焕发着青春光彩的笑容。

一股有益的、勃发生机的热流，在血管里缓缓流动着，的确振奋了谢尔盖的精神，增强了他的体力。

飞机不知是全飞走了，还是在拖延时间，集聚复仇的凶焰。它们绕开直射阳光，避开高射炮火，在盘旋、兜圈子。然而，暂时总算是安静了。于是谢尔盖盲目地以从未有过的愉快心情，倾听着这突然降临的宁静。宁静就是生命，也是生命的希望。他现在珍惜着生命中每一秒钟的短暂宁静。他在受伤之后，特别感到自己生命的偶然性，更主要的是它的不可靠性。

他不安地谛听、全神贯注前线军队正午的声响和气息，他那训练有素的耳朵早已从这个房间里的习以为常的低声细语，嘶哑的呻吟以及匙子括着饭盒底的摩擦声中，分辨出由远处传来的若断若续的隆隆声，这声音“唰”地又冲入云霄，在冰雪覆盖的平原上的苍穹里，划了个大弧形。

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在大家前头听见这种刺人神经的、若断若续的怪声。空中，仿佛有一把锯子，更确切地说，是很多锯子，在拉来拉去，拉得很慢，让人心慌意乱。锯子都很钝，下狠劲地拉，“吭哧、吭哧”，令人厌恶。它们妄想把嗡嗡震响的高空寒天撕开，锯成两半。

“小伙子们，静一静！又……”

“妈的，连吃顿饭也不让……”

有人痛苦地叹了口气：

“我的天呵……”

“真蹊跷……真怪事！”波里沙可夫身旁那个厚嘴唇、头发斑白、右手齐肘截了肢的政治指导员，欠起身子说：

“您，大概也发一发现了吧。”他有些口吃地问道，“不管炸弹在——在那儿爆一爆炸，您总会觉一觉得自己正好在爆一爆炸的震中心。”

谢尔盖只是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只在几天前，他碰上这种轰炸，立刻趴在地上。那时德国飞机拉长队形，盘旋了一圈，然后一架接着一架，从高空俯冲炮兵连阵地、散兵壕、坦克和在积雪中奔跑的步兵，机枪喷出的火光，在进攻的散兵线中扫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小径。但是在激烈冲锋中，谢尔盖·波里沙可夫是无所畏惧的。他看清了冲向地面的敌机与驾驶员的扁圆形透镜下的狞笑。谢尔盖当时还没受伤，身轻体捷，动作利索，他能跳下散兵壕，能在广阔的田野上转圈跑，也能向飞行物开枪射击。这一切使他能够按照士兵的办法，同敌机周旋。

可是现在，这个在高空中嗥叫的东西显然占了优势：它飞到无力自卫、撑开四肢的人的上空了。它那隆隆马达声，包含着一种残忍、不祥……。

炸弹的轰隆声滚滚传来，犹如山崩地裂。爆炸声不断增大，不断接近，马达的吼叫声，也虚张声势地压迫那些伸展四肢、躺在干草上的伤员，让他们忍受肉体恐惧的片刻侮辱。

低沉、颤抖、绷紧的吼声，掠过屋顶，远去了，消失了。也可能飞机又在兜圈子——准备再俯冲下来。

可是，谢尔盖心情紧张，茫然地思忖着：“不，前线那边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恶棍为啥……又飞呀，飞的？”他老早就研究过这种战术：首先，他们的空军袭击我们的地面部队，然后炮轰，突破某一防线的薄弱环节，继而出动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再后，步兵挺着身子，蜂涌而上，冲锋枪喷出一片火网，他们狂叫：“俄国佬，投降！”只要我们散兵壕里，那怕还剩下一个人，回答他们的将是一颗保

留到最后的手榴弹。还有最后的一颗子弹——对准自己，手指一扳……

因此，他才这样聚精会神、焦躁不安地谛听着充满嗡嗡之声的动荡不安的天空。仿佛这样他就能洞悉那些命令出动轰炸机和攻击机的敌人的真实意图；仿佛高空里有着能够回答下列无声问题：为什么？目的何在？……结果如何？……的答案。

4

大家看到，那位面孔文静、缄默、严肃，举止沉着冷静的女护士，在敌机轰炸时，时而进来，时而出。她身材修长，体格匀称，精明能干，穿着一件军外衣，扎着一条军官的皮带，——她把沾满血迹的白罩衫和围巾扔在屋角里——对卫生员说道：

“卡皮东内奇，劳驾，请准备点劈柴，免得夜间到处找。”

“我去，莉杜什卡，我的好姑娘，”卡皮东内奇唱歌似地回答。“我给你弄上一大车……”

“好，劳驾了，”她低下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脑袋，额发修剪成男孩子的额发式样，“做完之后，你来帮我那个伤员由门口移到窗子跟前。”她向谢尔盖那边一摆头。

“这……个容……易，把劈柴弄来就办。”卫生员答